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23

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 (从 15—18 世纪)

[法] G·勒纳尔 G·乌勒西 著 杨 军 译

LIFE AND WORK IN MODERN EUROPE



上海三联书店



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

(从15—18世纪)

〔法〕G·勒纳尔 G·乌勒西 著 杨 军 译

LIFE AND WORK IN
MODERN EUROPE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 15 到 18 世纪)/(法)勒纳尔,(法)乌勒西著;杨军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9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3853-3

I. ①近… II. ①勒…②乌…③杨… III. ①社会生活—欧洲—15 世纪~18 世纪 IV. 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5315 号

近代欧洲的生活与劳作(从 15 到 18 世纪)

著 者/[法]G. 勒纳尔、G. 乌勒西

译 者/杨 军

责任编辑/王秦伟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4175971

印 刷/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60 千字

印 张/24

书 号/ISBN 978-7-5426-3853-3/F·626

定 价/43.00 元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戴俊

主 编 陈恒 黄韬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王忠欣	王晋新	王秦伟
王晴佳	卢汉超	刘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强	李剑鸣
杨共乐	汪民安	范景中	陈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淳	林在勇
郑克鲁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洋	彭刚	彭小瑜	蒋竹山
魏楚雄			

编辑主持 王秦伟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前 言

20 世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人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兴趣不断增加，相应地，对经济史著作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一切重要的历史变动都有其经济的一面，尽管这或多或少被更引人注目的其他动机所掩盖；事实上，后者也往往更被人们看重。但在现代世界，经济动机正逐渐扯下遮掩它的其他面具，稳步地走向前台。从根本上来看，今天的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人们很难不对经济的历史演变产生兴趣；反过来说，完全忽视它将是危险的。

在英国，对经济史的兴趣主要局限于英伦诸岛。最近一些年里，对欧洲政治史的研究有显著扩展，不仅对学校 and 大学是如此，公众也很关注。但说到欧洲经济史，尤其是 19 世纪以前，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美国经济史的情况只稍好一点。这很可悲。一方面，现代工业和商业问题基本是国际性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的经济问题与之类似，同样要求全球性地认识与研究。的确，16 世纪是民族国家出现的时代，它们强烈自我中心主义的政策、它们的战争以及它们势力均衡的战略往往造成欧洲的混乱局势；随着这些成熟的、自我定位清晰的国家走上历史舞台，一个同样成熟的、明了自身定位的国际金融与商业市场也出现了。它把那些国家紧紧绑在一起，即使当它们在欧洲和新发现的美洲和东方世界争斗不已的时候也是如此。16 世纪的社会革命并非仅发生在英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航海大发现带来的社会变革搅动着整个西欧，英国的情况不过是对它的回应。比如在 16 世纪，英国济贫法的演进是政府和市镇最出名的成就之一，而它在相当程度上模仿了德国和低地国家的做法。政治经济学和数学、自

然科学的兴起一样，是欧洲思想家的功绩，其中德国改革者、英国商人、法国政治家及哲学家都有贡献。

将英国史研究仅限于本国，还会产生另一种误导。在现代社会的最初几个世纪(本书关注的时代)，英国是学生而非老师，是追随者而非领袖，只在有限程度上是其他欧洲大国的竞争者。在16世纪，经济领域的中心和领袖是西班牙，尼德兰是它的商业和工业省份，美洲和东方世界(吞并葡萄牙后)有它的帝国。安特卫普是当时西方国家的金融中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利普二世才对新教国家构成了巨大威胁。到16世纪末，由于尼德兰起义和西班牙自身的经济无能，它的优势荡然无存，但一个新国家荷兰取代了它的地位，阿姆斯特丹继承了安特卫普的金融霸权。从这两个强国那里，英国受教良多。整个17世纪，在农业、灌溉、工业的许多部门、银行业及运输业等诸多领域，荷兰相当于英国的严厉女监工。在与两强的斗争中，英国初显身手，它的竞争也是两大国衰落的最重要原因。伦敦最终取代了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成为世界金融与商业中心，但只是在与第三个大国法国经过长期争斗之后。与西班牙和荷兰一样，在目标与手段上，英国跟法国进行的不仅是政治斗争，也是经济斗争。宗教改革后，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英国辉格政府实施了经过精心规划的商业和经济政策，而事实上，这种政策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接受的，特别是法国。就像坎宁安(Cunningham)在《英国工商业的增长》一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经济政策的英国形式是“议会科尔伯主义”，而著名的法国大臣科尔伯正是它最积极、表达最清晰的倡导者。大国间激烈竞争，竭力要置对手于死地；这不仅是悲剧性的，还很有讽刺意味。数以百计的经济关联将它们绑在一起，数以百计的经济教训是它们相互学习后了解掌握的。毁灭性的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毁掉了新时代以来经过革新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所积累的无数财富。

在这些较具普遍意义的考虑之外，英国史本身也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只有对欧洲经济史有所了解才能作出回答。为什么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帝国的成功接生婆，而法国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失败？为什么法国是个小农的国度，而英国有大批无地劳动者？中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曾是商业和金融强国，伦

巴第和汉萨同盟的商人曾在英国经济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进入现代以来,为什么两国都被甩到了后面?从16世纪的尼德兰和17世纪的法国,英国吸引了大批熟练技工前来,获益匪浅,为什么?谁资助了那些大规模的战争?就行会组织的历史而言,英国与大陆有什么不同?翻译此书正是为了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为英国和美国读者填补现有著述的一项空白(对于现代的最初三个世纪,本书是唯一一部将英国与欧洲经济史结合起来全面考察的著作)。作者从简要描述那些改变了16世纪社会面貌的大变革入手,结束于英法革命的开始——革命将使两国以新的面貌进入19世纪。研究的对象包括四个大的经济体,即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作为背景,也包括中世纪的经济强国意大利和德国;还包括另外一些国家,它们在经济世界的地位更低一些,但其后来的发展将是有趣的和重要的。从1500年到1800年,作者追踪劳动与社会生活史的演进脉络,中世纪的逐渐消逝,民族经济的崛起,资本主义的进步,新经济阶级的出现,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对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对于当代世界孕育时期的欧洲,作者提供了全景式的一瞥;它不仅本身是有趣的,而且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本国的历史。

还需说明一点:有些含糊的地方和一些术语,英语读者或许会感到难以理解;译者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加了脚注,并标示有缩略语M. R.。其他脚注都是作者所加。

艾琳·鲍尔

目 录

1	前言
1	导论：现代早期的经济、社会革命（15、16 世纪）
15	第一章 西班牙和葡萄牙
15	1. 西班牙
31	2. 葡萄牙
37	第二章 尼德兰
38	1. 先属西班牙，后归奥地利的尼德兰
43	2. 联合省
49	第三章 英国
49	1. 贸易
62	2. 工业
82	3. 农业
101	第四章 法国
102	1. 商业
134	2. 工业
175	3. 农业
213	第五章 意大利
213	1. 威尼斯
220	2. 热那亚
223	3. 托斯卡纳
229	4. 教皇领地
230	5. 那不勒斯王国

234	6. 米兰
237	7. 皮埃蒙特
238	8. 结论
241	第六章 瑞士
248	第七章 德国与奥地利—匈牙利
249	1. 1500 年到 1648 年的德国
254	2. 从 1648 年到 18 世纪末的主要德国国家:普鲁士
261	3. 17、18 世纪的奥地利君主国
266	第八章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266	1. 丹麦
271	2. 挪威
275	3. 瑞典
284	第九章 波兰—俄国
284	1. 波兰
286	2. 俄国
296	结 论
296	1. 1500—1800 年欧洲工业史的主要特征
310	2. 大国演变的比较
317	3. 当代社会经济的序幕
329	索引
368	译后记

导论

现代早期的经济、社会革命(15、16 世纪)

从 15 世纪的下半期到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欧洲经济与社会 1
发生了重大变迁,它们是本书考察的主题。这三百余年是增长与
扩张的时代,各种形式的物质进步的时代。土耳其攻下了君士坦
丁堡、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甚至冲到了维也纳城下;但在这之后,欧
洲大陆再未成为任何外来入侵的牺牲品。相反,它像一个人员和
精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欧洲人成
为世界的征服者和殖民者,陆地和海洋的主人,将他们的文明带到
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基督教欧洲清晰地分成东、西两个部
分。前者仍处于半开化状态,但可贵地、勇敢地充当了穆斯林势力
的防波堤。受到保护的西欧得以和平地发展,并用思想与文化回
报东部民众提供的安全。不过,在这一时期,创造性的、富有成效
的生活只存在于西方,它是我们必须追踪和加以研究的。

1. 有三次革命发生在经济革命之前或与之同时发生;它们决
定并解释了经济革命。

首先是政治革命,表现为两个基本事实:强大国家的形成,足
以维护秩序与和平的中央政权的建立。现代世界中的民族意识苏醒 2
后,厌倦于封建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那时的国家处于无休止的战乱
中,难得有平静的时候——于是,民族国家出现了。法国感受到自己的
法兰西属性,知道它是与英国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在与摩尔人的长期

战斗中,西班牙人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各处都在做着某种程度的统一工作,简化管理及领地的繁琐层次,目标在于促进王权的利益,而以那些想跟国王分享领土与权力的社会阶层为代价。

在中世纪,西欧统一在宗教之下,政治上分裂为各个封建采邑和自由城市。进入新时代,这些恰好倒了过来。

教会曾是人们灵魂的守护者,教育事业的组织者,学问的大本营,并且掌握着庞大的地产和财富。如今,在权威、特权、财产等方面,教会都受到了威胁。在路易十一世和法兰西斯一世时代,法国与罗马教皇达成协议,将教会的财富和权威都置于国家主权之下。西班牙王室自称为天主教国王,强迫教皇给予他们任命重要教士职位的权力,自封为所有大修道院的大头领(Grand Masters),还把兄弟会(Hermandad)转变为某种精神性的民兵组织,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更严重的是,自从路德奋起反抗圣座(Holy See)以来,罗马失去了半数的追随者,它的曾经完整的斗篷出现了裂痕。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挣脱了教义的束缚;英国国王宣布自己是国家教会的领袖;瑞士、法国、苏格兰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异端邪说”;无论宗教改革在哪里取得了胜利,教会的财产都被没收——术语把这叫做世俗化。

像教会一样,封建制度的地方俗权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在法国,勃艮第家族的垮台表明再无封臣有能力挑战国王。半个世纪以后,大贵族们厌倦了无聊的、无效的反抗活动,而热衷于奢侈铺张和排场;因为穷困或被逼无奈,地主阶级在他们后代的推动下,争论着让儿子参加皇家军队可能带来的荣耀和利益。英国贵族大批丧命于玫瑰战争,胜利的王室将他们的土地赠给驯服于自己的人们。在西班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毁掉了许多城堡,并以不纳税为由,禁止那些最有势力的贵族进入议会。如果说这种做法的目标不是消除大大小小的贵族们的强大影响力,至少它造成了这一结果。

自由城镇和独立社区曾经是抵抗压迫的堡垒,如今几乎都低下了头。它们或者被冒险家控制,或者受到大商人的欺哄,或者被嫉妒的国王们摧毁。路易十一世指定城市的市长、长老和军事组织

指挥官人选,命令行会会长们向自己宣誓效忠。西班牙的城镇管理权完全落入国王之手,市政自治权受到压制。在英国,城市的独立只留存于记忆中。在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下,议会下院变得和上院一样衰弱。德意志帝国的城市本来是独立的,此时由于分裂和孤立,重要性也降低了。热那亚和佛罗伦萨衰落了,标志着曾经繁荣、辉煌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衰落。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几乎出现在所有欧洲国家,抵制这一潮流的只有环礁包围中的威尼斯、群山怀抱中的瑞士、沼泽中的低地国家出现的新教徒们。

通过与富有的中产阶级结盟,王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中产阶级的利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秩序,而长期以来,由于市镇和市镇、城堡和城堡间的争斗,社会秩序难得稳定下来。路易十一世和爱德华四世等国王们将商业阶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后者则以金钱回报,支撑国王们的战争和政府。国王需要钱来建立常备军。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即位后,改变了封建时期的征兵方式,代之以一支由骑兵和雇佣步兵组成的常备部队。为给专业军人筹饷,维持昂贵的炮兵,巨额的财政资源是每个国家所必需的。如军队一
4
样,税收也成了经常性的,但远远不够。尽管来自盐税(Gabelle)、补助金(Aides)、平民税(Taille)、海关与王室土地的收入不断增长,法兰西斯一世仍不得不通过增加新的登记费、彩票、贷款及出售官职以广开财源。英国都铎王室没收了许多贵族和修道院的财产,以补贴己用。由于不能从正常税收中筹到足够的钱,他们想到了别的办法,比如在必要时,因出售专卖权而获利颇丰。

在法国、西班牙、英国以及在俄国,这是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黄金时期。由于受到海洋的保护,虽然遇到很多困难,英国独特的议会政府体制还是保留了下来,并注定将传向世界的其他地方。

知识和伦理革命与意义重大的政治革命同时发生,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文艺复兴。如酣睡了数个世纪的睡美人,古典希腊和罗马在意大利苏醒了。许多人欢呼并着迷于走出中世纪的文艺复

兴。就像罗马的双面神杰纳斯(Janus),他们也是一面向前,一面向后。一方面,他们回到了过去,接受古典传统、古典时期的异教理想,接受生存之乐(joie de vivre)、俗世享受,接受对生活方式的精雕细琢;另一方面,经由古典文化,他们重新发现了自然,将个人从枷锁中解放出来,鼓励主动性、发明、观察和科学。

其次,在最初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中,这种新精神也表现出来。宗教改革也是同时面向过去与未来的,或许可以把它看作基督教文艺复兴。它提升原始基督教的地位而贬抑中世纪天主教,使圣保罗超越圣托马斯·阿奎纳,使圣经超越教皇和宗教会议发布的教令。与此同时,它也解放或差不多解放了个人,因为虽然人们仍要服从一部书,但他可以作出自己的解释,而且,讨论和建立个人观点的想法受到鼓励。这里包含着自由批判原则的种子。由于要求人们阅读经文,宗教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大众教育。

两场运动的发源地一北一南,以后在中部地带你死我活的战争中相遇。两个发源地都很快衰落了,就像是它们做时代先锋的代价。

意大利没能实现统一,教皇和皇帝都持续地在这里播撒着不和。尽管二者也是对手和敌人,但为了阻止半岛上的小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二者不时地携起手来。意大利人民是一些衰败城市——如雅典或古罗马——的公民,没有共同的祖国,他们的共和国拥有古典文字和艺术,他们属于世界。由于无力抵抗觊觎这块土地的入侵者,他们注定还得忍耐三百年的外国控制。但正像被罗马征服的雅典一样,意大利同化了入侵者。它欺骗他们,要弄他们,有时腐化他们。它让他们沾染上自己的风尚和对美的热爱,自己的罪行和优雅。它教他们欣赏绘画和雕塑,培养他们对香料和丝织品、缎子马甲和织锦长袍、镜子和花边饰带、镶嵌花纹的人行道和雕刻图案的天花板的口味。它使得他们渴望拥有并学会制作这些东西,教给他们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这就像是欧洲输血,而这个手术给不幸的意大利留下了后遗症,直到今天都很虚弱和贫血。

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四分五裂,那时人们称它“复数德国(the

Germanies)”，并非没有来由。诸侯领地和自由城镇到处都是，中央政府不过是个虚幻的影子。利益冲突在南、北方间划出一道深沟，不久宗教问题又把它变得更宽。毫无疑问，中世纪结束时，德国相当光彩夺目。它为世界贡献了印刷术；纽伦堡的钟表传播着德国工业的美名；奥格斯堡的银行家和汉萨同盟的舰队是它商业昌盛的明证。在查理五世名下与西班牙联合的时候，它重温了世界帝国的梦想。而它的人民的宗教虔诚不安分地转移了方向，并掀起狂暴的宗教战争，将路德教派、再洗礼派、天主教派卷入激烈的冲突之中。硝烟过时乡村处处狼藉，在许多年里，德国一片荒凉。它没有参与海外的征服活动；和意大利一样，它还要等上几个世纪才能统一。

6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幸运地或足够明智地实现了整合，成功地消除了一切危险的国内战争根源。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它们曾经从意大利和德国吸取灵感，如今，它们集中了自己的力量，在与邻居们争夺霸权的竞赛中占了上风。法国和英国处在了领跑的位置。

地理革命也发生在这个时期，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列强的既有观念。为找到通往印度的航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了美洲。同样为了找到印度，瓦斯科·达·伽马沿非洲海岸向东航行，发现了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未知的土地激起了探索者的兴趣和贪欲，旧世界的目光转向了东方。地中海一直被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激烈地争夺着，如今不再是航海活动的中心。大西洋取而代之，它那神奇的海道寄托着所有的希望和欲求。在创建殖民帝国的赛跑中，临大西洋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和低地国家占据了优越的出发地。

很自然，对欧洲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而言，这些变化将带来深远的、清晰的后果，其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们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

2. 作为政治和地理革命的第一个后果，国内外市场都得以扩展。曾经束缚着一个个小社区的界限和障碍消失了，国家的边界

7

移到了越来越远的地方,被推向山顶、海岸、大河边,甚至越过大海,进入人们从未听说和难以想象的国度。

扩张改变了原有的经济体系。在中世纪,经济自发地沿着传统经验设定的道路成长,从不曾有什么精心规划的原则。无论在贵族领地还是自由城镇,基本上,一个经济体系的目标和范围都局限于本地。贵族考虑的是维持封臣的效忠,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衣食和武器;对绝大多数城镇来说,首要大事是供应城镇自身及其管辖的地域,使生活必需品不至匮乏。少数一些城市有更大的抱负,像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布鲁日(Bruges)和根特(Ghent),本身已是工业和商业中心。它们生产服装、丝绸、玻璃,做大宗的奢侈品生意,还是大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几乎没有它们不做的生意,已知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它们的顾客。它们从事跨地区的运输业,也去传统商业中心的集市。这些城镇活跃而富裕,一般来说,它们的经济政策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混合。农产品和制造业必须的原料可以自由输入,可能跟它们竞争的制造业产品不行;任何生活与工业的必需品都不允许出口,工艺流程保密,工匠不许离开城镇。

8 随着全国性的经济格局开始主导那些大国,在某些方面,它令人惊奇地类同于旧有的城镇经济,在另一些方面则完全不一样。在这以后,国家不可能牺牲别的城市而特许某个城市某些权利,也不可能为城市而牺牲乡村。不同地方的居民或许有不同的利益所在,可是不管多么模糊,人们首次感到他们是同一实体的成员。关税依然是省市间贸易的障碍,但除此之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由于不同的法律、规则、货币、度量衡系统造成的混乱渐趋消失,贸易往来变得容易了。巴黎和波尔多、马赛的联系密切起来,一如伦敦和布里斯托(Bristol);狭隘的地方视野让位给共同的利益考量。与此同时,在大洋那边的美洲,在印度,在非洲,人们都开辟了新的市场,黄金国度(Eldorados)似乎触手可及。在拓展已知世界疆域的活动中,理想主义者、冒险家、商人齐心协力,征服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视之为利润的源泉,其剥削的手段是中世纪的人们想也没想过的。